

康有为事实

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梁鼎芬稿

康有为平日议论，专以散君局、废君权为本意，以平等为要旨。今年春间，康适在京，乘外患日亟，人心忧惶之际，造言煽惑，意图乘机举事。每向众人昌言，不云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，即可围颐和园，逼胁皇太后，并逼胁皇上，勒令变法，中国即可自强。此语闻之者甚多，固不独御史文悌一人。文御史劾康疏内所云，杨深秀告该御史以万不敢出口之言，即指此也。六、七月间，康焰日炽，促召其死党谭嗣同入京。谭素性凶悍，狂躁尤甚。谭以湖南人而到京，移住南海馆，与康同居合谋，谭一人潜往，见侍郎袁世凯，诈传谕旨，令袁以兵力先害北洋大臣荣中堂禄，即带兵入京，围颐和园，震惊慈驾，此尤臣子所不忍言、神人所共愤者也。幸袁侍郎诘以调兵并无上谕，发其逆谋，皇太后临朝，皇上大悟，捕康诛谭，大乱乃定。假使逆谋若成，康、谭即逼令皇上改正朔、易服色，诛戮旧臣，大权全归康有为，中外大臣全用康党，（事皆有据，都下咸知。）如是则康有为夺君权之愿遂，而康有为等为教王之势成矣。旬日之间，都城喋血，海内大乱，外侮并至，中华沦胥，康之肉其足食乎？乃今日无识之士，或尚有称康有为之忠于国家，借康有为之因变法受祸者，此由不知康党之奸谋，不知京朝之实情故也。夫皇太后、皇上之罪康，罪其谋逆耳，岂罪其变法哉！

康有为羡慕泰西罗马教皇之尊贵，意欲自为教王，因创立一教，谓合孔教、佛教、耶稣、希腊教四教而为一，自命为创教之圣人，其徒皆以圣人称之，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，则许为通天人之故，闻者齿冷。康所著书，内有《孔子为改制之王考》一卷（上海有刻本），称孔子为教王，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，康即今之教王也。似此非圣无法，祸延家国，殆今古来异端、叛逆、会匪、邪教四者而为一，王莽、孙恩、徐鸿儒之恶，康实兼之。（或比之于少正卯，乃全不知康者也。）谓之妖孽可矣。

三 康有为之教，尤为邪淫奇谬，不可思议者，其宗旨以“大同”二字为主，（其徒所设之局、所立之学，皆以“大同”为名。）创为化三界之说，一化各国之界，谓世间并无君臣之义，此国人民与彼国人民一样，古人所谓忠臣义士，皆是多事。一化贫富之界，富人之财皆常与贫人公用，此乃袭外国均贫富党之谬说，小说戏剧中强盗打富济贫之鄙语。一化男女之界，谓世间不必立夫妇之名，室家男女，皆可通用。将来康教大行后，拟将天下妇女聚在各处公所，任人前往淫乱，生有子女，即筹公款养之，长成以后，更不知父子兄弟是何事，数十年后，五伦全然废绝，是之谓“大同”。（少年无行子弟，喜从康教者，大率皆为此秘密法所误也。）其昏狂贖乱，至于此极，乃白莲教所

不忍言。哥老会所不屑为。总之，化三界之说，一则诲叛，一则诲盗，一则诲淫，以此之教，不特为神人所怒，且将为魔鬼所笑矣。或疑此条所谈，太无人理，康教何至于此，不知此乃康学秘传，语语有据，试问之康徒便知，若有一言虚诬，天地鬼神，实照鉴之。

四 康有为附会汉儒素王改制之说，谓六经皆是孔子捏造假托之词，唐、虞、三代典章制度，治乱事迹，并无其事，羲、农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并无其人，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古《春秋》，并无其书，乃孔子自出己意，假设无数朝代，假造无数古人，以抒发自己心事，发明自己治法。又恐周、秦、两汉古书多存，可以证其诬罔，于是谓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，皆刘歆一人所造，此等怪谬之说，全无一毫情理，只可谓之不通乱道，乃聪颖后生竟多信从其说者，岂非劫运耶？

五 康有为赴试京师，因不中举人，遂夤缘在朝大官，求得富贵。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、现任大学士徐公桐、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、前礼部尚书许公应骙，已故前出使英国大臣户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纪泽、礼部右侍郎志公锐、前国子监祭酒盛公昱，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，乃屡次求见，上书谀颂，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，初到京师，遍谒朝贵，实属躁进无品，皆甚鄙之。潘公送银八两，并作函与康云，以后请勿再来，来亦不再送银，此函人多见之。曾公尝告人曰：康有为托名西学，希图禄利，不知西无此学，中国亦无此学也。徐公、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，皆将原书掷还，都下士夫无不鄙笑。

六 康有为北试不售，流落不归，日日写信求人助资，如送银十二两者，称其人为大贤，送八两，四两者，称其人为大君子，行同乞丐。

七 康有为留滞京师，家信甚少，其母年老贫穷，虑其生事启祸，日日涕泣，命次子广仁在广州省城亲好处访问下落，康有为闻之，仍不动心，如是数年，乃归不孝之罪，乡人皆恶之。

八 康有为在上海，贫苦无聊，又好冶游，资无所出。时乡人潘峰琴学士衍桐为浙江学政，遂往杭州借贷，潘学士厚赠之，不满所欲，又以公事相托，潘学士不能办，婉词谢绝，康愤愧回沪。逮潘学士归里。康好管讼事，因张乔芬一案，与潘学士嫌隙日深，痛加攻击，以泄前忿。

九 康有为落魄上海，日日挟妓不与钱，久为妓家女使所知，群到客栈索取，康有为窘甚，遁归广东。上船之日，各妓家女使皆到船上，搜寻不见。开船后，各水手见船板内有人，大惊急呼，大众来看，则康有为也。盖其躲避女使索钱，自匿于此，覆以帆布，水手见其狼狈欺骗，皆耻笑之，后有人作诗诮之曰：“避债无台却有舟，一钱不值莫风流。”传播江海，成为笑柄矣。

十 康有为所撰《长兴学记》，以富人鄙吝为可耻之一，斤斤言利，随

处发露，如康有为者，真可耻之甚，目来讲学所无也。

十一 康有为所撰《新学伪经考》，私意害道，邪说诬民，御使安维峻、余联沅先后奏参，我皇上严旨查办毁板。

十二 康有为中举人后，不认座主、房官为师，及被参，日急营营于房师之门，卑躬屈膝，无所不至。其时李中堂胞兄李筱泉制军瀚章为两广总督，康有为托人干谒，再四恳求宽办，制军初甚恶之，后见其卑谄，从宽不革举人。康当日曾受李家厚恩，不意后来反力攻李中堂也。

十三 康有为讲学，名为尊孔子，实则侮圣之罪至大，如自号长素，谓己长于素王也。其徒则以超回、轶赐，胜由，迈参等名之，可谓胆大无耻，至悍至愚。超回，即陈千秋，年未三十，吐血死，粤人笑曰：“此真超回也。”轶赐，即梁启超，启超好读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好交富商，骗其财，如其师之为人，粤人亦笑曰：“此真轶赐也”。

十四 康有为好交结商人，意在得钱。其论广东人才，在香港则曰某某，在澳门则曰某某，其人皆是赌匪，挟有多资，曾送康有为数千金者。

十五 康有为既中进士，欲得状元，日求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之遍送关节于阅卷大臣，皆以其无行斥之，不得状元，尚欲得翰林。又托张荫桓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礼部右侍郎李公文田。康有为以张与李系姻亲，己又与李同乡，谓必可入选，岂知李侍郎品学通正，深知其无行，不受张托，斥之尤力，遂不得入翰林。康有为恨之次骨，时与其徒党诋李侍郎，甚至端人皆恶之。

十六 康有为中进士后，将殿试卷、朝考卷刻印，到处分送。向来馆阁故事，得新鼎甲者方刻殿试卷，入翰林者方刻朝考卷，皆因名第在前，以见曾蒙御赏之意。康有为以部属创刻朝，殿两卷送人，专为牟利，不独士林蚩鄙，并为市贾詫怪，虽送以两元，亦受之不辞。

十七 康有为既中进士，回家把持公事，尤好唆人兴讼。广东举人林纘统因崖州有聚众州衙、哄堂塞署之案，其子弟久已监禁，遂入京贿托康有为办理，经御史文悌参奏有案。

十八 康有为初不识常熟翁叔平协揆，因见协揆势位日隆，遂著续《艺舟双楫》一书，内极称协揆书法冠绝一时。又上疏极称协揆尊翁已故大学士翁文端公之为人，谄谀卑贱，稍有耻者不为也，至是协揆始力荐之。

十九 康有为在京开保国会，每人派出银二两，意在诓骗人财。所出章程，奇谬者至多，即如各府州县皆设一局，每人皆要领该会字据一条，直学哥老会放票无异，如此行径，尤为大胆可骇。

二十 康有为好捏造谕旨，上年胶事初起，康有为创言愿入外国弭兵会，以保海口，其事已极可笑。康有为竟发电至粤、至湘、至沪，云已奉旨加五

品卿衔，前往西洋各国入弭兵会，闻者骇异，其实并无此事。又广西两司被参，康发电至广西恫喝市恩，云已代料理无事。此外招摇撞骗，如此之类甚多。

廿一 康有为第一次疏稿，言我朝内无宦寺、文谒之祸，近又言内监有管事者，历指其过失。此次进用，全凭张荫桓带同贿通内监之力，钻营反复，可谓全无愧作者矣。

廿二 康有为好求人保举，此次徐致靖保举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一折，系康、梁师弟二人密谋合作，求徐上达，徐文理未通，不能作也。疏上，都下哗笑，既笑康，梁作文自保之无耻，又笑徐之无文也。

廿三 康有为学术至谬至浅，全袭公羊家沿伪之词，以为奇宝，当代通儒如张制府之洞、王祭酒先谦、朱御史一新、曹舍人元弼、叶吏部德辉皆辞而辟之。所撰《孔子改制考》尤为狂诞，意在引董子《春秋繁露》为证，不知《繁露》非董子完书，多有散佚错乱，就今存八十二篇言之，言阴阳五行、仁义礼智性情者，多间言他事，言改制者惟《三代质文》、《符瑞》、《玉杯》、《楚庄王》诸篇偶及之，并非要义，圣人述而不作，宪章文武，素王之号，后人所加耳。岂有洙泗一堂，日与讲习者，皆干名犯义之言乎。我皇上深恶其妄，于进呈御览后，命孙协揆家鼐毁其书，今年六月事也。

廿四 康有为平日讲论西学，多袭报馆余沫。窃其肤词，不能得其实用，如农、工、商三者，国之大政也，一事一局，名目条理，尚恐不能详密，乃合三事为一局，外国有此法乎？

廿五 康有为所奏裁京堂各员，以为闲废无用裁之也，乃去无数京堂，不数日又添无数学士散卿，同一闲废无用，奚为裁于彼而增于此也。康有为欲以新官市私恩，意不在变法也。

廿六 康有为性最好贪，今年我皇上变法自强，而康有为借以为自私自利，其时声势正炽，凡交结权贵言路，串通内监，用钱无算，皆取之于外官富商，言甘计诡，使人不敢不送，其由下斜街移居南海馆日，户部刘君接居此屋，尚见外省来信数函，皆有银数甚巨，都下哗然。

廿七 康有为初上皇帝书内，屡称颂我皇太后聪明神武，盛德丰功，至百数十言。今自香港寄刻新闻报馆逆书，诬谤我皇太后亦至百数十言。中国士民见此反复无理言语，莫不痛恨痛耻。

廿八 康有为受我皇上深恩，千古未有，应如何恭谨忠顺，奉扬圣德。乃自变法以来，历次颁发谕旨，康有为辄与人言，此皆我所作者，不知置皇上于何地。又曰：我以后不好说话了，我方在这边说，他已经在那边下上谕了。其词轻慢狂悖。皇上万乘之尊，竟敢侮弄至此！中国士民闻之，无不发指。

廿九 康有为性情反复，不特待中国人以狡诈，即待外国人亦以狡诈。

两年以来，中日两国士大夫念同洲同种之义，愿相联络，康有为与日人往还亦多，乃此次伊藤侯游历我国，内外大臣皆以礼优待，而康有为于伊藤侯到京之日，传有不满于康之言，康遂密奏皇上，请勿见伊藤侯，又有不可亲信日本之疏。皇上英明，不从其请。闻已逃至东洋，似此反复狡诈，想日人亦必屏绝之也。

三十 康有为自称此次变法者为维新党，且自名曰党魁，中外报馆不察，群以变法推之，可谓侥幸得名，各省士民皆不服此议论，诚以中国采用西法，不自今日始，更不自康有为始。我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先后二十余年，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、同文馆，又派出使各国大臣出洋学生，南北洋设制造局、招商局，福建设船政局，开平设煤矿局诸大政，皆内外公忠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，都蒙皇太后俞允。中国变法之勇之善，无逾我皇太后者。我皇上稟训承志，亲政以来，若铁路、海军、电线、邮政、银元，各省洋操，各省武备学堂，各省制造局，各省矿务局，此我皇上变法之实政，亦皆内外忠正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，都蒙皇上俞允。凡此在康有为未言变法以前之事，即谕令新政。京师大学堂，御史王鹏运奏请特旨派孙燮臣协揆家鼐办理，经济特科，翰林编修严修奏请变科举奏，张孝达制府之洞、陈右铭中丞宝箴合同奏请，孙、张、陈三公皆恶康有为之为人，孙公则屡见复奏章疏，张公则屡见《劝学篇》内，诋康有为之词，不啻千百。陈公则见于请劾康有为《孔子改制考》书板之疏。由此言之，岂得云变法维新出自康有为一人之言哉！又岂得以变法维新归之于康有为一人之学哉！

三十一 康有为自言因变法得罪，凡同被议者皆曰维新党矣，不知所言非也，如尚书李端棻、署侍郎徐致靖、王锡蕃者，向来不讲中学，更不讲西学，此三人者，皆庸陋不学之徒，以康有为势盛而附之，康有为亦以此三人蹈顺糊涂而爱之，于变法维新之意毫不相涉。

三十二 康有为无赖无耻，此次得罪天下，逃往外洋，辄与人畜，皇上将来必加彼大任，借此摇动人心，蛊惑富商送钱，操守至贪，心术至劣。不知我皇上此时已烛照其奸，屡次将康有为劣迹逆谋陈奏皇太后，并宣示大臣，皇上深恨其人，将变法好事办坏了。中国士民此时业已周知外国，见闻甚广，必不至始终信康有为欺妄之言也。

以上三十二条，皆康有为实在事迹，共见共闻，都有根据，可以查考。其实康不过一贪鄙狂悖、苟图富贵之人耳，而为其所愚者，竟误以为此人乃变新法，强中国之人才，真中国之耻矣。

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中国士民公启。